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從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廣大地區，無數的田地已經荒蕪；那些幸而沒有被翻的田地裏，麥苗像禿子的頭髮一樣，活潑非常的綠葉和穗頭。樹葉早已在霜風中落淨，一眼望去，到處是單調而荒涼的棕色土地。

從平漢線的駐馬店通往南陽的官路已經荒廢，常常有枯草埋沒着深深的车轍。官路旁的村舍大半都成了廢墟，剩下些殘紅的牆壁映着藍天。非滑上圍着荒草，與石上長着苔蘚。有的房屋還沒有全毀，但大部份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門窗，主人不知道哪兒去了。

一個早晨時候，霧氣還沒有完全消散，白色的太陽憂鬱的俯瞰着原野，枯草和麥苗上覆蓋着一層白霜。小麻雀坐在濕冷的枯枝上，好像耐不住飢餓和嚴寒，偶爾啾啾的叫幾聲，更增加荒涼上的淒涼情味。不知從何處的什麼地方傳來兩聲槍聲，小麻雀突然一驚，隨即一切都沉下去。當槍聲響過不久，官路上出現了一羣奇怪的遠路客人，其中有四個學生，一個類似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另外還有兩輛小土車，那是專為兩年年紀輕小的學生坐的。他們一面匆匆的向前趕路，一面神色不安的東張西望。兩個推土車的車夫大漢，急促的喘息着，從嘴裏不斷的噴出白氣。

這時，村莊中剩餘的農人正端着搖籃，悠閒的睡在路邊的大樹底下。大家都非常沉默；老年人們咳嗽聲，孩子們的嬉遊聲，和喝茶時所發出的聲音互相應和。當這一羣客人疲於出現時，他們驚異的站起來，端詳着客人的服裝和神情，好像發現了一個不能理解的嚴重問題。他們紛紛的從地上站起來，對走過而前的人打着招呼：『是一歇吸菸嗎？』『請喝幾杯吧！』雖然他們的聲音表面上同往年一樣的真摯和親切，可是會了其中包含着恐怖和疑慮。他們一面打着招呼一面在心裏問：『他們到底是哪兒人呢？難道不曉得這條路上的情形麼？』等客人走出村莊後，他們就拿這些過路的『洋學生』作爲話題，紛紛的談論起來，因爲差不多半午以來，他們就沒有在這條官路上看見『洋學生』和運路人了。

被善良的農人們所關心的這羣客人，他們何嘗不知道自己所經過的地帶是多麼危險，不過除此外又有什麼道路可走呢？三天來他們時時刻刻的被死亡威脅着，只好聽受着命運擺佈。在這條官路上，他們已經好幾次看到橫陳在路旁的，被土匪殺害的屍體，也時常聽到槍聲。如今這長途已經差不多走了一半，再有三天或四天就可以脫離了危險地帶。每天晚上住店時，他們所聽到的都是些恐怖消息，不是說某地方又殺了幾個人，便是說某村莊又打死了多少男女。有時他們簡直不敢向店家打聽消息，甚至對店家也抱着很大疑懼。有時他們離開不過不久，土匪將他們後邊的所有旅客劫殺；有時又恰巧土匪將前邊的旅客劫殺完畢，他們幸運的從出事的地點通過。這些毫無把握的幸運不僅不能解脫他們心上的恐怖，反而更增加對未來的恐怖和憂慮。他們是多麼的想一

步就跳到故鄉，但是這條長途是多麼的不易走呵！

『我說，芹生，』一個叫做胡玉瑩的廿二歲的青年，終於打破了沉默說起話來，『那個傢伙我越想越懷疑，你看會不會出岔子？』

胡芹生一直皺着眉頭，胡思亂想着。他是一個神經質的十八歲的青年，敏感，多疑，容易陷入絕望的憂慮之中。自從打信陽逃出以來，不管白天多麼辛苦，他沒有一夜不是驚心動魄的不能安眠。他雖然比他兩弟弟胡生只大三歲，可是對長和誰的事情遠較胡生瞭解的清楚。胡生常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小孩了，把冒險當做遊戲和英雄事業，死的威脅只能引起他一頓漠然的害怕。真要別人不許阻他土匪是多麼殘忍，他反而很希望能遭遇一次危險，看一看土匪到底是什麼樣子。芹生很愛他的弟弟，但若不是同鄉生一道，他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確切地害怕。一時一刻，他都在設想着種種不幸的事情降臨，準備着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他弟弟的不安回家。正因為他想得太多，晚上不是失眠便是被惡夢纏繞。此刻他的腦裏更像翻滾着潮濕的木片，漲得發疼，對於胡玉瑩的話一點也沒有聽見。

『芹生！芹生！』胡玉瑩這一連小聲叫。『我的那傢伙不是好人，說不定會是個眼線。』  
『我也是這樣想，』兩兄弟愕然回頭來說。『我早就疑惑他不是個正經傢伙，沒有敢說出  
口來。剛才他一往那條小路上走去，我越發覺得奇怪，所以才問你們趕快走。』

『你們說的誰？』是那個昨晚問咱們住在一個店裏的傢伙嗎？我也看他有點來歷不明，』兩

人打扮的中年人臉色發白的插嘴說，聲嘶力竭有微顫。

胡玉雲肯定的補充說：『剛才的槍聲就是從他走的方向傳過來的……』

『不要管他！』陶菊生像下緊急命令似的喘着氣說：『我們趕快走，越快越好！』

兩把小土車落在他們的背後約有一箭遠，陶菊生和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焦急的轉回頭來，催促車的最快脚步。坐在土車上的陶菊生正觀望着荒涼的冬的原野，這景色他彷彿在什麼小說上曾經讀過，從他的天真的心頭上生出來一些捉摸不定的詩的感想。一聽見前邊的喊叫聲，又看見他們的倉皇神情，陶菊生和另一位姓張的小孩子急的跳下土車，向前跑去。姓張的孩子拉着那位中年商人的袖口，害怕的咬緊嘴唇，不敢問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菊生明白了大家害怕的原因之後，他雖然覺得他們對那位怪人的猜疑未必可信，但心上也多少有點緊張。他一面跟隨着大家匆匆趕路，一面幻想着他們突然被強盜攔住的情形，在心裏創着驚險故事。忽而他幻想着在強盜的射擊中勇敢的逃脫；忽而他看見和同伴們都被抓獲，他微笑着一言不發，對雙肘上洞穿的槍傷僅只淡淡的一瞥；最後，他看見母親像瘋了似的在曠野聲哭，野風吹亂着她的蒼白頭髮。看見這最後的一個場面，他的心頓然間充滿慘痛，兩隻大眼睛也跟着濕潤起來。

『二哥！』陶菊生爲要解脫心上的慘痛，眼睛望着曠野說，『我是不緊要的。咱們吃午飯的那個鎮上還有民團，高邊十幾里路是郭集，聽說也有軍隊駐防，只要走過去這個地方就好了。』

『民團跟軍隊有採用？』芹生憂愁的問答說。『現在民團跟軍隊都靠不住！他們白天是民

團匪軍隊，晚上就是土匪；穿上二尺半是民團跟軍隊，脫下二尺半就是土匪。」

『對啦！』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接着說。『荒亂年頭，軍隊跟土匪通着氣兒。要不是土匪跟軍隊通氣兒，土匪豈能够鬧得起來了……』

又一鵝鵝聲從剛才的方面傳過來，使他們的談話突然中斷。他們惶惑的向鵝鵝傳來的方面望去，只能望見還沒有消盡的白霧籠罩着起伏的邱陵，遠遠的映着天邊。除此以外，就是些包圍在霧中的村落影子，靜悄悄的，像死去了一樣。大家不約而同的又想起來那個身材又高又瘦，臉色黑青，眉目間帶着兇氣，有一個陰狠的鷹鼻子，穿一身黑色衣服，腰裏束着藍布獸帶（一），自稱商人而實際不像商人的可疑人物。於是，他們每個人的心被恐怖的黑手捏得更緊了。

（一）「獸帶」是北方鄉下人所束的一種腰帶。

原书空白页

半個多月以前，吳佩孚從山海關逃回河南。由於奉軍和國民軍的繼續壓迫，不能在鄭州稍作陽立住腳步，於是他就帶着留守在河南的殘餘部隊，順平漢線向南撤退，打算到不得已時退入湖北。吳佩孚一到信陽，信陽立刻充滿了戰爭空氣：城裏和郊外駐滿了亂兵，車站外的邱陵地帶彌了戰壕，住在城裏的地主和商家紛紛的逃往山中，鄉下的土匪也立刻猖獗起來。

陶菊生兄弟和胡玉聲在信陽讀的是一個教會中學，校長是一位美國牧師。因為戰爭局勢的緊張和軍隊的紀律敗壞，學校解散了，他們從兵荒馬亂中逃了出來。從信陽回他們的故鄉本來有一條捷路，靠着大別山和桐柏山的北麓漫向西北，有五百里石頭路。許多年來這條路完全被土匪遮斷，沒人敢走，也慢慢被人忘記。另外一條路繞得最遠，是從許昌到南陽的那條官道，平常雖然也土匪如毛，但通的機會比較多。如今許昌那一帶發生戰事，這條路也被隔斷，因此他們只好賭着運氣，走駐馬店往西的這條沒人敢走的荒廢官路。

離開南陽的時候，平漢線南段的客車已經不通，所有的車輛都是連同破衣的運送軍隊。他們隨着些難民一道，順鐵路徒步北行，過着小山車就僱來坐一輛車站。中途也曾經過見過煤的飢皮

車，他們向站房買了車票，站在空轎皮車廂裏，上邊飄着雪花，北風嗚嗚的吹着，凍得他們幾乎死去。每天晚上，在日落前趕到較大的車站上，住在教會的禮拜堂內。教堂外常常徹夜的聽見亂槍聲，打門聲，啼哭聲，都是亂兵在瘋狂搶劫。離開駐馬店以後，他們所走的是一種更陰慘的地獄世界，教會失去了她的保護力量。不過，在這樣的苦難時代，活活本來就等於自斃，不自斃又怎麼辦呢？

在惡怖中他們拚命的向前趕路，誰都不敢多耽誤一分時間。當他們翻過了一道淺溝時，望見那駐有民團和軍隊的叫做郭某的小鎮出現在崗坡下邊，至多不過有四五里遠，他們都暗暗的鬆了一口氣，覺得這個關又快過了。陶菊生車又仰臥在車上，很天真的編織着小說故事。那位叫做張明才的小學生，坐在車上，一聲不響的吃着燒餅，並不是因為餓，而是由於他感到無聊。胡玉雲和那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一邊走一邊閒談，偶爾陶菊生也插進一句兩句。將近中午的陽光溫和的照著他們，那個穿黑衣服的人的影子也開始從他們的心上淡了下去。但正當他們不再聽得着有人會追趕他們的時候，有一個兇惡的聲音從後邊突然發出：

『站住！』他們不約而同的打個激顫，轉過身子，發現有幾個人托着步槍從崗上跑下來，相距不過有二十丈遠。

『不准動！動一步老子用槍打死你！』另一個半沙啞的聲音命令說，同時槍口也嘩啦的響着。不管陶菊生剛才幻想了多少的冒險故事，此刻也如同別人一樣，茫然失措的聽從着土匪的命令。

令。不過他的腿沒有打顫，並且還故意露出來銅鐸的笑容。他轉了一下頭，向同伴們望了一眼，恰巧和芹生的惶恐的眼光碰在一起。「別說我們是上學的，」他聽見芹生對他悄悄的低聲說，「就說是在吳佩孚那裏……」他把頭輕輕的點一下表示同意，不讓芹生再說下去，因為幾個土匪已奔跑到面前了。

「你們是幹啥子的？」一個跑在最前的麻臉土匪喘着氣問，聲音像搗鼓一樣震擊着人的耳膜。

旅客們幾乎同時回答說：「我們是……」

「不准扯謊！」麻臉的土匪吩咐說：「誰扯一句謊，就給誰第一個槍眼兒！」

「一個一個的問他們。」第二個趕來的車軸漢——土匪向麻臉的土匪叫着說：「先問那兩個小傢伙！」

第一個被盤問的是張明才。他駭得渾身打顫，眼睛裏充滿淚水，嘴裏搖動着吐不出一個字來。

「快說！」車軸漢的土匪喝叫，「你不說老子一槍打死你！」

「快說你家在哪兒，在啥子地方上學堂！」另一個剛刮過絡腮鬍的土匪催促說。

緊拉着張明才的一隻胳膊的那位中年人用哀求的聲調說：「他害怕，你們讓我說吧。我們是聽錯人。他在信陽第三師領的小說書，我在信陽幫人家做生意。近來信陽要打仗，生意歇了業，

學校也解散了，他父親託我帶他回餘鎮……」

『你說！』麻臉的土匪急極的轉向胡玉榮，大聲命令說。

『我是餘鎮人，在信陽信義中學讀書，現在學校解散了，要回家去。』

胡玉榮的話一結束，不等土匪開口問，陶菊生就跟着說他同芥生是親弟兄，芥生在吳佩孚的第三師二營學兵，他幹勁年兵，如今軍隊給打垮了，只好換便衣轉回家去。他還說如果大家喜歡要什麼東西，可以隨便拿去用，只要給他們留一點夠吃飯的零費就行。他的話說得極其快，極其大方，孩子氣的臉頰上一直帶着笑。看見弟弟的勇敢和鎮靜，芥生也跟着胆壯起來，喃喃的幫菊生說話。土匪們想不到這個小孩子竟是這樣胆壯，使他們都不好意思對他拿出兇惡態度，連那位麻臉的土匪也在肚裏要點頭稱讚：『好，好，怪有趣的！』他同弟兄們交換了一個眼色，盤問的工作就算完了。

『跟我們一章去，』麻臉的土匪能變和平的命令說：『去見見我們的管家的。』

這一羣不幸的旅客被土匪帶領着重又翻過剛才下來的崗坡走去，像一羣被驅趕的山羊一樣。陶菊生兄弟幾次試着同土匪們攀談，希望能弄清楚他們的企圖，都沒有得到結果。翻過崗頭又走了一里多路，土匪帶他們走下路旁邊的一條乾溝，開始搜他們的錢財和衣物。那位新刮過鬍鬚的土匪從土庫上找到了菊生的一件秋天穿的灰色大褂，很快的穿到身上，一面亂扭着身子端詳長短，一面咧着嘴笑嘻嘻的，稍微有一點不好意思。那土匪只搭到他的膝蓋上邊，顏色又過於輕

淺，男男女女不女的，惹得別的土匪都忍不住笑了起來。然而賸肥體都把這件孩子穿的灰色大褂珍貴的壓下捲起來，揣進懷裏。一個年紀最輕的土匪從車上拿出來一英文字典。因為從來沒看見過這樣緊訂的字典，他十分驚奇的問：『這是誰的？』『那是我的書，』菊生立刻回答說：『幼年兵也讀書的。』年輕的土匪把書翻一翻，望著同伴們笑一笑，自言自語的嘆息說：『這蠻厚的字典！』隨後他掂一掂地的輕重，就把牠放回車上。

土匪們搜索過財物以後，帶著捕獲的旅客們順着一條小路向東南走去。剛才旅客們心上還保留着幾分被釋放希望，如今這希望一步一步的幻滅了。看情形，這分明不是普通的所謂「截路」，但到底要把他們往什麼地方帶，是不是要把他們殺害在一個荒僻地方避免招搖，備難窮的謎語一樣叫他們無從推測。死的恐怖重又猛烈的襲擊到每一個旅客的心上，儘管他們忽而想到故鄉，想到家人和親戚，想到死後種種，忽而又想到意外的投星……思想是那麼飄忽不定，就像是在做著噩夢一樣。衝突而憂鬱的風景被一種神秘的氛圍所籠罩，看不出一點動靜，聽不見一點聲音，連地上的陽光也叫人起無限悽涼之感。

又走了一刻鐘模樣，他們被帶進一座被燒燬的農家小院。有一個商人裝束的老頭子在門外的地上躺著，一顆眼珠可怕的向外突出，血液混和着腦漿從眼角流到地上，差不多已經凝結。院裏站立著幾個土匪，盤問著一位異鄉口音的年輕人。菊生們進來時，盤問暫時停一停，大家都楞著冷酷的眼睛上下的打量他們。他們被驅進更屋，同一大堆剛被捕獲的人們站在一起。屋門口有兩

個土匪喘着步槍，滿臉殺氣，機警的監視着屋裏的人。在人堆中銘定以後，菊生心中七上八下的向院裏觀看，半信半疑的問着自己：『這不是在做夢吧？』就在這剎那間，一個奇怪的念頭飄過了他的腦海。他想到假若他長有翅膀，帶着哥哥從這房縫隙（三）裏飛出去，從雲彩上飛回到母親身邊，那將是多好呵！

『把他拉出去啊！』土匪在院裏突然叫起來，一脚把那個異鄉口音的年輕人踢倒地上。『快拉出去，他準是一個探子！』

『拉出去！拉出去！』另外的土匪也憤怒的咆哮着。

異鄉口音的年輕人跪在地上，一面磕頭一面哀哀的懇求饒命。他哭着說自己確實是一個手藝人，因為戰事關係從駐馬店逃出來，還說他家裏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娘沒人養活。但不管他怎樣哀求，怎樣不肯從地上起來，終於被兩個人拖出院外，一響沉重的槍聲把他的哭聲打斷。當槍聲響過後，跟着有一隻烏鴉從村邊的枯樹上飛起來，用不祥的調子噥噥的啼叫幾聲，向空曠的田野飛去。

『二哥，』菊生忽然仰起臉對芹生微微一笑，『想不到咱們會死在這裏。』

芹生向他的腳上踢了一下，使個眼色，禁止他隨便說話。正在這當兒，麻臉的土匪走到門口來，命令他們說：

『剛才來的遠方朋友站出來！』

菊生的心口禁不住跳了幾下，向同伴們迅速的飄了一眼。那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緊拉着強明才的手，嘴唇顫抖得非常厲害，而張明才的臉色像臘渣一般黃，眼眶裏又充滿了淚。序生和胡玉堂交換了一個絕望的眼色，遲疑着不肯出去。被拘捕在一起的人們用恐怖而憐憫的眼光望着他們，特別望着菊生的可愛的臉孔，彷彿在嘆息說：『這麼一個聰明玲瓏的小孩子也要槍斃！』所有這周圍的現象都差不多在同一剎那間映進到菊生眼簾，他立刻鎮靜的咬一下嘴唇，微笑着望一眼蔣的土匪，拉着他的二哥大踏步從屋裏走出。

『好，』他滿不在乎地低聲說，『讓我走在前頭！』

(一)短軀身材，像車輪一樣。

(二)第三師是魯佩孚的基幹部隊。

(三)沒有屋頂，僅有四壁，叫做「房梁廊」。

(四)「廟」就是廟堂。

原书空白页

土匪們對於如何處置這幾位「遠方朋友」不露出一絲口風，帶他們順一條荒僻的小路向東南走去。走著走著，他們漸漸明白了他們已經成了「票」了，暫時也許不會死，但要過一段悲慘而可怕的日子，等候着家庭派人來講價贖回。

一經打破命運的謎底，陶芹生立刻就想到他父母得到這消息後一定是束手無策，而他兄弟弟程早就不掉一個的被土匪殘害。原來他們生在那個破落的地主家庭，上兩代不管男女都吸食鴉片，而父親是在童年時代就開始上癮。六年前，大約是初冬的季節，像死水一樣的平靜的鄉下發生了匪亂，把他們祖上遺留下來的漂亮住宅，連佃戶居住的房子一起燒光；父親帶着一家老小逃到城內，六年來苦度着窮愁飢寒的日月。大哥小學未畢業就跑到洛陽當學兵，一期因為家庭沒力量供他弟兄們同時讀書，一期因為這正是兵荒馬亂橫行霸道的時代，吳佩孚的名字紅得像早晨的太陽一樣，出身於沒落的地主之家的有志青年多願意投筆從戎。二弟生小學畢業後，父親也送他到洛陽充當幼年兵，因大哥竭力反對，才轉到信陽進一個教會中學。芹生原是在湖北讀教會中學，因為要照料弟弟，這學期也轉到信陽讀書。直奉戰爭發生後，父母對於大哥不知流過了

多少眼淚，如今又要爲他們兩個小兄弟哭泣。但家中的經濟情形是那壞不好，縱然父母把眼淚哭乾又有什麼用？想到了這些問題，就像有一把刀子割着芹生的心，眼睜睜禁不住紅了起來。

芹生好幾次向土匪們說明他同菊生確是親兄弟，請求留下他，放他的弟弟回家報信，好讓家人趕快來贖。菊生也要未留下自己，放哥哥回家報信。對於他們的請求，土匪們不是表示這事情需要看管家的怎麼吩咐，便是表示不相信他們是親兄弟。麻臉的土匪在他們兩兄弟的臉上來回的打量幾遍，露着黃牙笑起來，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大聲叫着說：『哼，鬼兒子能相信他倆是一個棧子轎出來的！』雖然胡玉登踢刀棒芹生和菊生證明，土匪們也決不相信。當芹生們懇求則次數太多時，車輔漢不耐煩的說：

『好好兒走吧！你們對我們說的再多也是瞎子打燈籠，我們不能替管家的做主呀！』

又過了一條小河和一個崗坡，土匪們帶着這一羣落難者走進了一座村莊。『你們把他們交到票房，』麻臉的土匪對他的同伴們說，『我自己去對管家的報告一露。』於是他把步槍扛在肩頭上，得意洋洋的唱着小調，向村子中心的一個大門走去，其餘的土匪把票子帶進了靠近的一個大門。這是一座相當舒適的地主住宅，進了過車大門向左轉是三四對廳，票房就設在對廳裏邊。一進院子，車輔漢活潑的像一個大孩子，一面走一面問道，幾個『看藥的』都給他罵得哭啼啼的從票房裏跳了出來。

『憑什麼我操你祖宗！』車輔漢望着一個白淨面皮，手裏拿着一根烟杆子的土匪罵着說，『

生了幾個有油水的遠方朋友，徐鬼兒子當騎在床土抽大烟，也不走出來迎接一下！」

雖十九快活的同罵他：『媽的，有我的老順兒子到官孫子去迎接他們，何必再驚動老子的爹？劉老爺兒子到哪裏去啦？』

「老義到警署的那裏去啦，我的乖乖。」車輪滑用拍住照牆子九的大腿上打了一下說：「閃開，讓貴方朋友們進去歇歇腿，老子們也該去通體一下啦。」

街上們一盤票房，首先映入眼睛的是靠左首的一盤西票。這一盤共有十來個，有的在草上躺着，有的坐着，已經被折磨得不像人樣。他們的憔悴的臉孔上蓋滿了灰垢，頭髮和鬍子亂蓬蓬的，夾帶着草葉和麥稈片，白色的襖子很簡單的在亂髮中結成防道。他們的手都瘦得乾瘦，一根細子把他們的胳膊串連一起，因此很凌亂的站在一起。在烟土和身上咬，在衣服的外邊肥，他們也只有忍受殘酷的辦法。他們拿暗淡無光的眼睛打量着街裏的忠惡朋友，有的還用懷裏的鐵夾面新來者表示歡迎，但有的把眉頭皺得更緊，臉孔上流露着嚴肅的表情，彷彿他們覺得這一羣可愛的洋學生不該但落在土匪手裏，轉瞬那兩位最忠的深深的引起來他們的惻隱之心。

看票的對於這一羣「遠方朋友」的來到都非常高興，替他們找椅子，拿香烟，好像招待自己的朋友一樣親切。票房頭顯十九忙著吩咐人去向老百姓派煮麵條給客人充饑，被派出的土匪剛走不久，他又派另一個土匪去辦，並囑咐要煮好的白麵湯。他雖然年紀在四十之譜，但為人很活潑，滑稽，愛同人開玩笑。在應下水湯之前他有個綽號叫「快活龍王」，如今因為「順子九」